

甲午戰爭縱橫談

(一)

● 譚瑛（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丘逢甲傷心辭離詩

一八九四年光緒廿年七月一日，滿清和日本兩國的皇帝為朝鮮問題同一天下詔宣戰，這是著名的「甲午戰爭」。滿清陸軍海軍不堪一戰，於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三月，向日本求和，派遣由日方所指定的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於三月廿日在馬關會談，三月廿四日李鴻章會談後在返回旅邸途中被日人狙擊，但仍力疾進行談判，至四月十七日簽署了著名的馬關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

1. 割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
 2. 滿清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3. 朝鮮獨立；
 4. 允許日本人民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商業工藝製造；
 5. 凡西洋各國在中國所獲的特權，日本均得享受。
-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使中國人蒙受了最

大最多的屈辱，大大的鼓勵了日本的侵略氣燄。

曾國藩的大弟子，李鴻章幕中僚屬，名詩人吳汝綸曾有詩云：

萬頃雲濤立海灘，
天風浩蕩白鷗間，
舟人那識傷心地，
遙指前程是馬關。

這就是記述李鴻章在馬關春帆樓訂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是令人傷心之地。

光緒廿一年三月廿三日，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措著屈辱與創傷，和日本帝國全權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交換了一個中日議和「約文全稿」，這稿中的第二款是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約文如下：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一、略。

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九十度起，至二百廿度止及北緯廿三度起，至廿四度之間諸島嶼。」

割臺灣的消息傳到臺灣，臺民悲憤，群起反對，可是反對又有何用？丘逢甲滄海的詩說得對：「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在這絕望的歲月中，臺灣官民雖然回天無術，但也不放棄任何努力。

當馬關和約正式在煙臺換約，割臺已成定局後，臺灣官民曾盡一切努力希望促使清廷能夠撕毀這個條約。謹摘錄丘逢甲傷心辭臺灣詩，以供中外雜誌讀者參閱。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鷓鴣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至竟虬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從此中原恐陸沉，東周積弱又於今，入山冷眼觀時局，荊棘銅駝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氣消除道德篇。我
不神仙聊劍俠，仇頭斬盡再昇天。

亂世團圓骨肉難，弟兄離別正心酸。奉
親且坐漁樵隱，到處名山可掛單。

日本侵華思想根源

中國甲午戰敗，割地賠款，國勢一落千丈。朝鮮為日控制，旋被併吞滅亡，乃日本蓄意侵略之事實，世所週知也。吾人回顧此次戰爭，並探索其前因後果，允宜對日本侵略思想之根源，有所認識。

日本昔有戰國時代，藩閥諸侯，踞地自雄，彼此侵略殺伐不已，是故日本民族乃侵略成性之民族也。十六世紀後期，豐臣秀吉為日本之實際統治者，夙有假道朝鮮侵略中國，並移都大陸之野心，爰於明萬曆年間兩度出兵（每次十五、六萬人）進攻朝鮮，明廷應朝鮮國王之請迭發大軍支援，征戰七年之久，倭寇師老兵疲，適豐臣秀吉病歿，遂遽然撤退。日本久野博士說：「豐臣氏敢以中朝兩國為敵，跨海遠征七載，予日本青年以日本能以北進之靈感」是為侵略思想之濫觴也。明治維新前輩吉田蔭松所著幽囚錄有云：「今之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宜開發內諸侯，乘間奪取索加澳多加，責成琉球朝鮮納貢，北控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以示進取」又云「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朝鮮、滿洲、併吞支那所失於俄、美者，自可獲得補償……」佐田信淵所著混同政

甲午戰爭縱橫談

策云：「凡侵略他邦之法，應自弱而易取者始，當今萬國中，我日本最易取之地，無過於滿洲，蓋與我山陰北陸一水之隔，易於進擾，夫豈滿洲而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則朝鮮、支那可次第圖之」。明治維新重臣大隈重信有言：「優勝之國可以統治劣弱之國，深信將來世界上，祇有治人之數大國，其餘悉屬被統治而必須服從其權力者，我日本應準備成爲治人之國」又謂「國際關係與個人關係完全不同，道德與誠實，不適於外交，外交須本乎純一之利己主義，且須以種種手段技巧先制敵人，乃外交之鴻秘」。日本駐清公使擾本武揚（海軍中將）由俄經新疆遊中國內陸，又遊歷沿海各省，回國後，密著攻取支那何處最難，何處最易，對各地山川險要，人文、物產、交通……等兵要地理紀錄甚詳，極受其軍部重視。以上所述，堪稱爲日本典型的侵略思想之根源，類似之例，不勝枚舉。

甲午戰爭轉瞬百年，對中韓兩國產生之後遺症非常嚴重，蓋自三國干涉還遼後，俄租旅、大而控制東北，德佔青島，扼黃海之要衝，法租廣州灣而窺雲南內陸，英租威海衛、九龍，並要求長江一帶爲其勢力範圍，日割台灣，復視閩省爲其禁衛。日俄戰爭後，日取代俄佔南滿之一切權益。日本在韓設統監府，直接掌握韓國政權，繼之實行日韓合併，韓國遂亡。歐戰爆發，日佔膠州灣。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締結中日軍事

同盟。貸與西原借款。造成軍閥長期內亂。陰謀控制東北而炸死張作霖。阻革命軍北伐出兵山東，造成濟南慘案。發動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一二八進攻上海，嗣又進攻熱河、長城，設置偽蒙傀儡政權，冀東偽組織。陰謀華北五省獨立不果，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警覺我有團結抗日趨勢，遂發動盧溝橋七七事變，向我全面進攻，日寇紛至沓來之積極侵略，殆肇始我敗於甲午之役一蹶不振之故也。歐洲列強之侵略，著重商業經濟利益，或戰略交通衝要之控制，惟獨日本再接再厲而漫無止境之侵略，旨在併吞我國淪爲其殖民地，最爲陰險毒辣。

日本明治維新初年，還是東瀛弱小國家，尚無火車行駛，一切談不上現代化，詎料二十餘年後，竟敢與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文化悠久，物產豐富之大清國爲朝鮮問題，展開爭霸戰而博得全勝，反之自命爲天朝上國一向睥睨日本小邦之大清帝國，竟爲其輕而易舉的擊敗乞和，簽訂割地賠款之屈辱條約，較之前明出兵援朝退倭寇之侵略，誠有霄壤之別。夫戰爭之勝負，有其必然性之因素，非所以倖致，亦非所能倖免者也。

戰前中日韓三國情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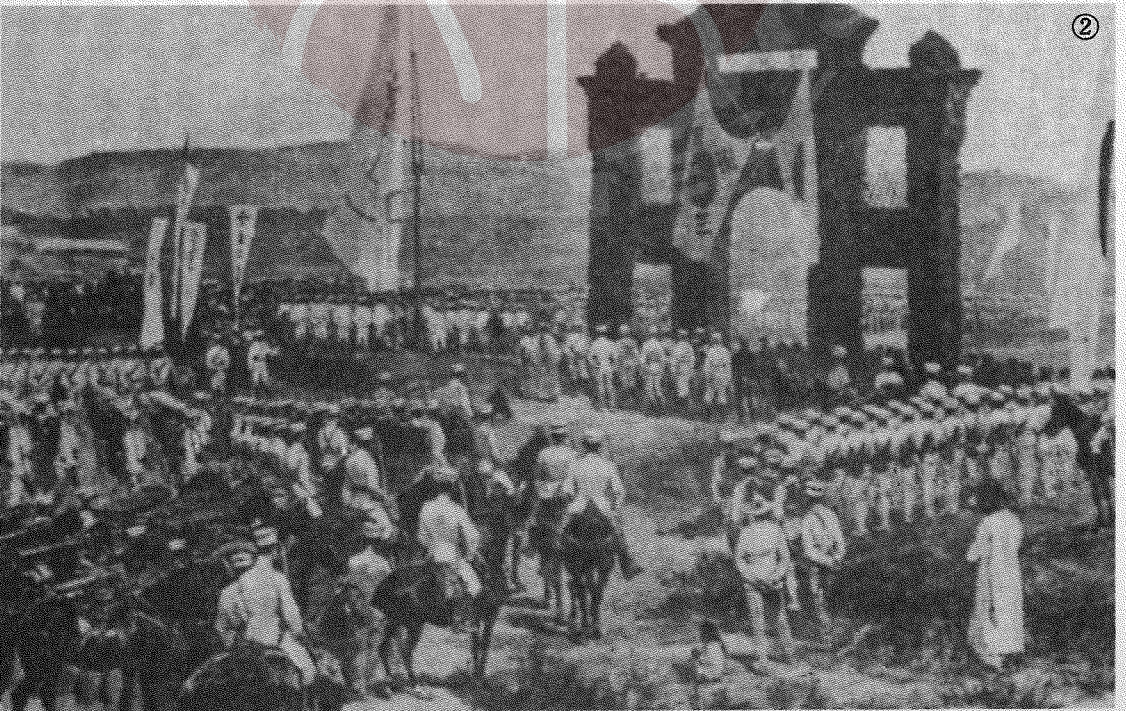
維新初露侵略鋒

一、日本：自德川家康幕府將軍伊始，鎖國統治二百六十餘年，迄至十九世紀歐風東漸，外力侵凌，幕府喪權辱國，有志之士



①日軍攻陷平壤後殺戮朝鮮人民。

②日軍在平壤城外舉行祝捷大會。



，力倡尊王倒幕，王政復古運動，各地藩閥諸侯陸續響應，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順應潮流，毅然奉還大政於朝廷，現代日本之基礎奠定。軍、政重大改革維新伊始，初露侵略鋒銜。

1. 政、軍之重大改革——明治四年（一八七二）行政重大改革，廢藩置縣，取消數百年來全國大小三百餘名藩士、大名（諸侯）之權力，統一於天皇之掌握。軍制重大改革，確立國民皆兵之徵兵制，原先四十餘萬藩籍武士完全廢除。設東京、大阪、鎮西、東北四個鎮台（陸軍師團之前身）分別編練常備兵。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現代化陸軍已漸成長，一八八四年首次擴軍，步兵二十四個聯隊，砲兵二十一個大隊，騎兵、工兵各七個大隊。海軍大小艦艇三十餘艘。明治十一年改兵學寮為陸軍士官學校，旋設陸軍大學、海軍兵學校（即海軍官校）海軍大學。陸軍編制、教練、戰法，先採法式後改德式。將原為守勢戰略單位之四個鎮台，改為攻勢戰略單位之師團制，增為六個師團。海軍一切制度，悉採英式。

2. 征韓論——日韓兩國均鎖國自守二百六十年，明治維新後，日先後三次遣使赴韓，說明日本已王政復古，不再鎖國，要求修好建交，韓廷鎖國如故，拒不接納。明治維新元勳陸軍大將近衛軍都督西鄉隆盛，因廢藩置縣後，四十萬藩籍武士，生活困難不安，

擬轉移是項力量對外，為國效力，故倡征韓論，主張先禮後兵，自願使韓，談判無結果，然後舉兵。適甫由歐洲考察回國之維新重臣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木戶孝允等認為目前以修明內政為急務，力辯現時征韓之非，並表示彼等亦主張征韓，但目前尚非其時，征韓論暫告掩息。

3. 侵略琉球台灣——一八七一年秋，琉漁民漂流至台，被牡丹社生番殺害其中五十四人，一八七三年六月，來華為「日清修好條約」換文的副島種臣、柳原前光到北京後即以「日本國民被殺害」情事，向總理衙門抗議，掌管外交事務的大臣毛昶熙答以「殺人者確係生番，乃不服王法之化外者，如貴國之蝦夷，美國之紅番，故未便窮咎。」旋又謂：「兩島均我國屬地，其人民相殺，自當由我處理，我們對於琉球人已有償恤，與貴國無涉……」柳原仍不以為然，特別抓住「化外」一詞之語病，強調他們要前往實地調查。由於一六〇九年，日本島津藩一度進兵琉球，琉球怕事，也就向島津洋藩繳納年貢，故日本視琉球人為其國民，實際上琉球人嚮往中國為宗主國，兩年一度向清廷納貢，並未變更。日本早有侵台野心，適一八七一年秋琉漁民為生番殺害，遂興問罪之師，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兵三千赴台，時英美使節認為日本無端發兵，應視為寇邊，日廷原擬止軍，已來不及，日軍抵台，進攻牡丹社風口、石門各地肆意殺人放火，番人抵抗，

日軍死五十餘人。清廷聞訊抗議，並派船政大臣沈葆楨以視察海防名義率兵約萬人赴台，日派大久保利通赴清廷交涉，英使委妥瑪居間調停，於同治十三年九月簽約，中國承認日本此次出兵台灣，為保民義舉，不以為非法。中國給遇難日、琉人撫卹十萬兩，補償日軍在台修建房屋道路費用四十萬兩，（日方代表原暗示需二百萬兩）中國自行約束生番。日軍奉詔撤退。此次日軍侵台，死傷六百餘人（百分之九十為病患）糜費約七百萬，雖得不償失，但條約上，我顯然喪失琉球宗主權。

二、韓國

1. 韓廷潛在之隱患危機——李朝第廿六代王高宗（太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昰應攝政掌權頗久，夙採閉關自守排外政策，迄至太王迎娶閔妃後，閔氏族威勢力伸展，終以太王親政為由，剝奪大院君之權力，認為大院君盲目排外，不合時宜，遂與開化派人士結合，大事改革政治設施，以清廷為楷範，軍事則效法日本，延聘日使館武官堀本中尉為教官，選拔優秀青年百餘為士官生徒，接受日式軍訓。然因國庫空虛，積欠軍餉年餘，又因軍隊改編，被編退伍之軍人對閔氏族威不滿，而閔妃等人生活奢靡，對軍中之怨聲置若罔聞，韓廷潛在之隱患危機，頗為嚴重。

2. 與日簽訂日鮮修好條約——一八七六年

①



②



① 與李鴻章簽訂天津條約的日本全權大使伊藤博文。

② 日本扶植的朝鮮大院君李昰應。

③ 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

③



，日艦「雲揚」駛往韓國西海岸江華島附近測量水道，遭韓國砲台攻擊，該艦還擊，毀砲台，並轟擊永宗城。不久日派黑田清隆、井上馨率艦六艘赴韓示威談判，韓廷與日使簽訂日鮮修好條約。其第一條「韓鮮為自主之邦，與日本國保有平等之權」由此可見日本否定了中國一向所持有對於朝鮮歷史性的宗主權。清廷明知日鮮修好條約損害中國主權，但未抗議，李鴻章並促使韓廷先後與英美法德俄等國簽訂類似之條約，以牽制日本，以免日本獨霸韓國。

3. 甲午戰前兩次導火線之變亂

(一) 壬午政變：韓國開化派份子金玉均、徐光範等打擊大院君，擁閔妃族威奪權以來形成親華之事大黨與親日維新開化派對立，日方暗中煽惑親日維新人士獨立自主。光緒八年六月，士兵因軍餉久未發放，軍糧摻泥沙舞弊，群情憤激，向兵部尚書御營大將閔謙鎬請願，閔處理欠妥，而態度不佳，因而醞釀兵變，大院君暗中煽惑，士兵劫軍械庫武器，殺日本教官堀本，襲日使館，日使花房義質放火自焚使館，逃往仁川搭英輪返日。翌日亂軍殺首相李是應闖入宮中殺御林軍大將閔謙鎬，閔妃機先微服逃脫，大院君則乘機受王命，鎮撫亂軍，重掌政權，恢復軍政舊制，排除閔氏族戚及開化維新份子。日使花房義質於七月三十日回到長崎，奉井上外務卿之命，組「朝鮮問罪軍」派陸、海軍少將各一員，率兵一千五百人，軍艦三艘駛

抵仁川登陸，八月十六日進駐漢城，清廷亦派遣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率艦三艘到達仁川，查明此次兵變事件，確係大院君李是應排除異己，奪回權力之陰謀所造成。吳長慶率兵六營抵韓協助平定變亂後，執大院君送交清廷處置。韓王為促進日韓和好，特派全權代表與日公使花房義質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內容大要為韓國政府懲兇、賠款，向日謝罪。但該條約影響之後果，是中、日兩國從此同時駐兵於韓國首都，均不撤退，形成對立之局。同時韓國維新派人士因日本強盛，而傾向日本，組親日的獨立黨，保守的事大黨仍然親中國，故亦顯然形成對立。

(二) 甲申之變：一八八四年為越南的支配權問題，爆發「中法戰爭」，清廷為向華南集中兵力，將駐韓之吳長慶部六個營，抽調三營，金均玉等獨立黨人，乘機和日使館密謀發動此次事變，十二月四日漢城郵局舉行落成典禮，該局局長洪英植（獨立黨一亦即原先的開化、維新派）招待各國公使，朝廷高級官員及中國駐韓軍政大員陳樹棠、吳兆有、袁世凱、張光前到達之時機，將親華派官員及中國將領一併殺之，行動方式，時間、地點，任務分配等，均已計劃妥當，屆時賓客咸集，惟日使竹添進一稱病未到，七時舉火為號開始發動，局面紛亂，閔泳翊（右衛大將）被刺傷，親日政要金玉均、朴泳孝等趕往王宮偽稱華兵放火作亂，日使竹添亦率兵入衛，於是劫持國王移別宮，矯詔親

華派政要閔台鎬、趙寧夏、尹泰俊、閔泳穆等入侍，至則盡殺之。閔妃已機先逃脫，潛投清營，親華政要向清軍緊急乞援，袁世凱、張光前、吳兆有等率部會同韓軍靖亂，救護國王、世子等人。韓軍民大憤進襲日使館，武官磯林大尉被殺，竹添公使又自焚使館率兵退往仁川，向日廷告急。袁世凱協助韓王恢復政府功能。親日維新派重要份子或被殺，或逃亡日本。日政府急派外務大臣井上馨偕同高島中將樺山少將率陸海軍赴韓交涉，清廷派吳大澂為欽差率兵來韓，井上先避免與吳談判，韓政府不得已與日方簽訂日鮮漢城條約，承認懲兇謝罪，賠日使建築費二萬元，撫卹被害者家屬十二萬元，日韓復交。

4. 清廷遣大院君返韓—清廷獲知閔妃族戚操縱之韓政府密謀與俄締約，藉聯俄以自重並牽制日本、中國之企圖後，於光緒十二年將大院君李是應遣送回韓，冀能對韓政府產生制衡之作用，實則毫無影響，迨至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九日，日特務浪人闖入韓宮殺閔妃後，日本即暫時利用大院君為韓傀儡政府主持人。

清廷顧慮喪權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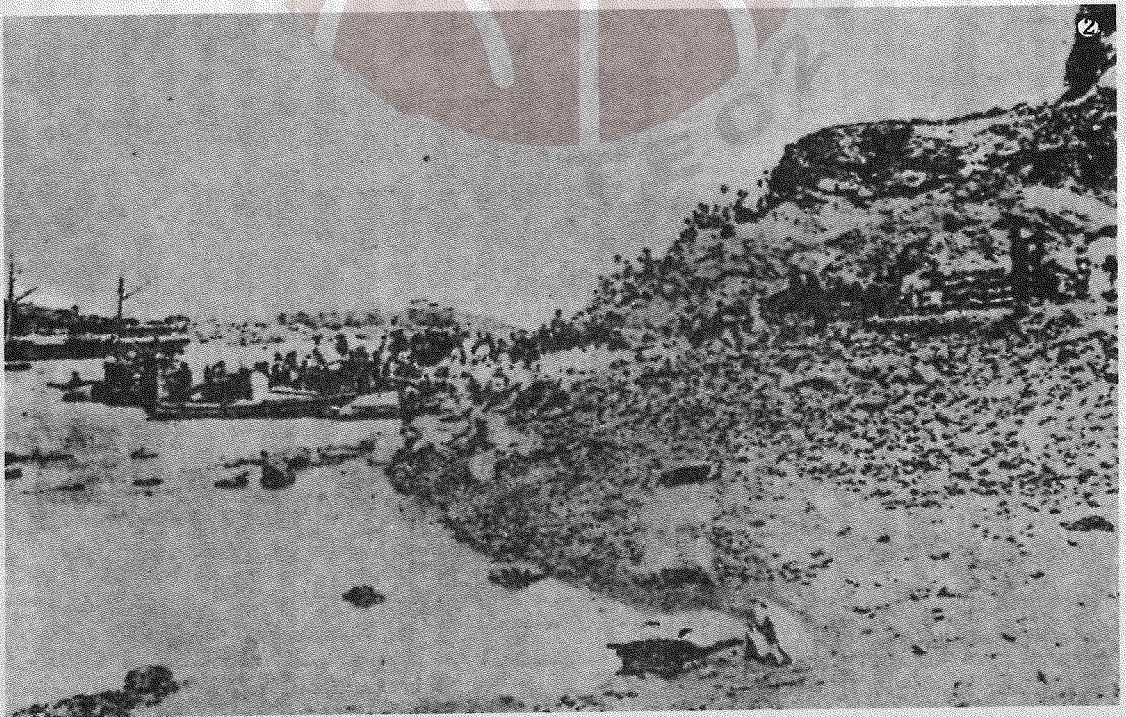
三、中國方面：

1. 曇花一現的同光中興—當時幾位樞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奕訢等以為自強之道，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故須從學習洋務，創辦新事業始，盡力推行



①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

②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三日，日軍在朝鮮仁川登陸。



頗著成效，在當時舉國上下頑固守舊時代，誠開風氣之先難能可貴也。回顧同治至光緒十餘年間派遣青少年赴美留學，赴英、德學習海陸軍，設同文館、廣方言館、譯書局、江南製造局、馬尾造船廠、漢陽兵工廠、大冶鐵工廠、礦務局、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船政學堂、旅順口、威海衛、大沽口、營口、大連、青島等地軍港、要塞，以及紡織、繅絲、製呢工廠等新興國防、經濟、民生設施之洋務事業，不勝枚舉，誠為我國數千年來之大變局，而李鴻章更成為洋務運動之中堅人物，國勢頗有進步，迨至光緒中葉，主持總理衙門之恭親王被罷黜，慈禧太后攬權，守舊頑固派囂張，朝政漸趨腐敗，李鴻章聲望日隆，忌者日多，翁同龢、李鴻藻反對尤烈，洋務自強運動發展受阻。翁主戶部時，移擴建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工程，是以北洋水師成軍近二十年來，未添新艦，未換新砲，然而陸續移用於頤和園之海軍經費近三千萬兩，有奏請園藝工程暫停亦不果。慈禧告廷臣曰：「今日使我不歡者，我將令彼終身不歡。」雖軍務緊急，仍大舉慶壽，上諭「聽戲三天，諸事可擱，儘可不到」，「諸公一籌莫展，議論未有所決！」（翁同龢日記）

如此腐敗之清廷，寧有倖免失敗之理？

2. 琉球之喪失——琉球於明清兩代臣服奉貢，亦迭受明清兩朝冊封。日垂涎已久，有一短期間因日本島津藩之入侵，亦曾向日納貢。明治四年，日本廢藩置縣時，竟夷琉球

為「沖繩」縣。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日派兵駐琉，命琉奉明治年號，阻琉入貢清廷，拒受冊封，旋執琉王及世子赴日，掠奪琉人視為國寶之明清歷代欽賜詔勅，御書匾額玉璽寶印以及甚多之中、琉關係文獻書籍，琉球朝野人士多次哀求清廷援助，交涉無結果。適美國前總統格蘭忒偕隨員楊准將等來華遊歷，恭親王、李鴻章懇託格氏與日交涉，恢復琉球主權亦無結果，格蘭忒、楊准將致函李鴻章敘述交涉經過外，並慨言中國若不自強，外人必易欺侮，日本輕視中國之弱，則無事不可為，不但併吞琉球，即使侵佔台澎或其他屬地，中國亦不過憑文書、口頭之爭執交涉而已，中國與日本相處，不在條約而在自強，中國之患，在一弱字，如能自強，他人決不敢起野心，我們甚愛中國，盼用好法，除弊興利，力圖強盛，必是天下第一大國，誰敢欺侮。

3. 簽訂天津條約，等於喪失對韓宗主關係——光緒十一年三月伊藤博文以全權大使身份來華，與李鴻章於天津幾經談判，簽訂天津條約，主要內容，涉及韓國部份如下：

- 一、中日兩國駐韓軍隊，四個月內均全部撤退。
- 二、中日兩國以後皆不派員教練韓國軍隊。
- 三、將來韓國有事，兩國或一國認為必要出兵時，必先行文知照對方。

天津條約之簽訂，使中國在韓千餘年來

之宗主權及其他一切既得之權益，悉被解除，實為日本外交史上一大勝利，清廷顧預失策，喪權辱國之至，可歎！

日人幕後策劃操縱

十九世紀中葉，朝鮮政治腐敗，即有沒落之貴族，不平儒生，貧苦農民結合形成之東學黨出現，以混合儒釋道三教並糝以符咒神術，標榜地上天國，以吸引愚民信仰，朝廷視為邪教，曾將其教祖處死，教徒四散，甲申之亂，死灰復燃。日本侵略朝鮮日亟，唯恐其不亂，故自始即在幕後策劃操縱，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密令早已布置於朝鮮之所謂「大陸浪人」武田範之、鈴木天眼、內田良平等十餘人，以「天祐俠團」名義滲入東學黨，佯言協助朝鮮自主，驅逐中國勢力，煽惑黨徒逾越常軌，擴大叛亂行動，襲官署，毀教堂，劫軍械、搶糧倉，勢頗猖獗，朝鮮誠恐亂局擴大，遂乞清廷派兵協助戡亂，日方為促成我國出兵，以便跟進，駐北京漢城日使揚言，甚盼中國出兵平亂，日本政府決無異議。李鴻章、飭丁汝昌派艦駛仁川、漢城保僑護商，令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兵三千、砲八門海運於二十三日到達牙山、成歡集結，並知照日公使小村，日使旋亦照會清廷「朝鮮有重大變亂事件，帝國政府即派兵前往……」清廷隨即覆照日使「中國係應朝鮮政府之請求，派兵協助戡亂，乃歷來保護屬邦之舊例，亂平即撤兵，目

下漢城、釜山、仁川各地社會秩序已平靜正常……貴國派兵，既非朝鮮政府之請，望勿入朝鮮內地，以免引起驚疑」。日公使覆照「帝國未嘗承認朝鮮為貴國之屬邦，此次派兵，係根據日鮮濟物浦條約之規定，除依據天津條約知照外，我政府惟行其所好而已」。日駐韓公使大鳥圭介於五月六日率兵四百乘艦駛抵仁川九日商輪運到大島義昌少將率兵一千五百，即往漢城，先後到達合計八千餘人。

由於中、日兩國軍隊到達，兼之韓政府剿撫兼施，當地東學黨人，已漸煙消雲散，地方秩序亦趨正常，袁世凱照會日使大鳥，說明亂局已平靜，中日兩軍依天津條約規定，同時撤退，（此次照會之前，為阻日軍續增，已交涉多次），日外相陸奧宗光提出主張，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暫不必撤兵。清廷覆示，朝鮮亂事既平，即無須駐兵，改革內政，應由朝鮮自理，中國無意干涉。日方覆照謂，中國既不同意，日本決定單獨執行。日使大鳥即以：（一）朝鮮聲明獨立。

（二）朝鮮聲明廢除中、韓一切條約。（三）朝鮮修建兵營。示知韓廷，限期答覆，韓廷向李鴻章請示，李覆電由韓自決，充分顯示宗主國此時已愛莫能助，彼此同感遺憾。袁世凱六月十七日回國（陰曆）職務由唐紹儀代理。

日駐韓公使大鳥圭介獲臨機處置之全權，廿一日率兵進逼王宮，擄韓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昱應執政，並以國王名義下詔，請大

鳥公使協助改革國政，請日軍驅逐牙山中國駐軍。逼韓廷簽訂日鮮暫定合同條款。

李鴻章原已遊說俄、英、美諸國，託其居間調停，各國亦已盡力，英國並勸清廷同意共同改革韓國內政之要求，否則爾後完全喪失對韓國事務之發言權，於中國極為不利，但清廷以為俄國之助力可靠，故未接納，不料俄國最後答覆：「日、韓事，明係日無理，俄只能以友誼勸日撤兵，再與中國商善後，但未便用兵強勒日人，至朝鮮內政改革與否，俄亦不願預聞」至是，指望各國調解，甚至指望俄國基於其本身之利害關係，而出面干涉，均已完全絕望。

日本已看透清廷於和戰決策緊要關頭，仍寄望於各國之調停，以避免戰爭，足見清軍之脆弱，而無戰勝之把握，故決定發動戰爭一決雌雄，除以外交手腕，封鎖各國之調停外，同時按預定計畫，實施作戰動員。

中日兩國參戰兵力

一、日本：日本發動中日甲午之戰，為其有史以來首次進行大規模現代化戰爭，亦為首次實施大規模現代化軍事動員，有十七萬四千餘人，役於海外作戰，六萬五千人為總預備隊，待機於國內，總動員二十四萬餘人。出動七個陸軍師團（一個近衛師團，六個常備軍師團）為當時陸軍常備軍實力僅此數耳，至後備師團之召集編組情形，因限於手頭資料則不詳。據伊藤正德著日本軍閥與

亡史所敘「陸軍精銳部隊，為準備萬一於直隸平原進行決戰時之需要，以及為示公允而使所有部隊均能出征起見，留在內地之師團已於三月中旬隨征清大總督彰仁親王開赴清國，內地已無兵力殘存」確係實情（並未動員後備兵）

日本於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頒佈詔勅，正式對清宣戰，同時設大本營於廣島。其戰鬥序列大略如次：

大本營幕僚長 熾仁親王大將

第一軍司令官 山縣有朋大將

第三師團 桂大郎中將

第五師團 野津道貫中將

第一師團第十二旅團 乃木希典少將

第二軍司令官 大山巖大將

第一師團（欠第十二旅團）山地元治中將

第二師團 佐久間太馬中將

混成第十二旅團 長谷川好道少將

征清大總督，小松宮、彰仁親王大將率

第四、第六及近衛三個師團，乘運輸船艦三十餘艘於一八九五年三月下旬到達大連，設

總督府於旅順，該總督所轄部隊之戰鬥指揮序列不詳。

日本海軍，有軍艦二十八艘，水雷艇二

十四艘，計約六萬噸。參加黃海戰役之日海

軍聯合艦隊，有軍艦十二艘艦砲二百四十六

門，機關砲二十九門，水雷發射管三十七具

。

二、清軍——一八九四年六月以前，李鴻章所掌握之北洋陸海軍兵力如下所示：

第一線——四十營、計二萬人。

四川提督宋慶之毅軍八營，計四千人，駐旅順口。

記名提督黃仕林之親慶軍六營。

總兵張光前之芝罘、嵩武軍四營。

直隸提督葉志超之仁字軍十一營駐蘆台、北塘、山海關。

記名提督榮光之大沽砲台砲兵六百七十名。

記名總兵張文宣之綏軍八營、護軍二營，駐劉公島。

河北總兵劉盛休之銘軍十營，駐大連。

第二線——二十營，約一萬人。

寧夏總兵衛汝貴之盛軍十六營，銘軍馬隊二營，駐小站太原鎮總兵聶士成之武毅軍二營駐營口。

日本參謀本部調查，「北洋陸軍有步兵六十六營三哨，馬隊十七營，其兵力三萬五千人，但實際上，營隊均不足額，戰鬥員兵不及三萬，此外還有東三省之練軍約五千三百人，合計三萬五千人。」

山東方面兵力如下：

道員戴宗騫之綏軍十三營，駐威海衛

副將馮義德福字軍二營駐威海衛後路。

道員劉含芳練軍一營駐登、萊。

總兵章高文嵩武軍四營駐青島。

總兵孫金彪嵩武軍四營駐煙台。

海軍方面——北洋水師，有主力艦四艘、

海防艦十二艘練習艦二艘，補助艦四艘、水

雷艇四艘。黃海大東溝之戰，為主力艦，巡

洋艦十二艦（包括廣東水師之「廣乙」、「

廣丙」）合計三萬四千餘噸，艦砲二百餘門

清廷下詔對日宣戰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九日「仁愛」、「飛鯨

」兩輪運葉志超軍一千五百人至牙山，為日

謀偵悉。廿五日「濟遠」、「廣乙」兩艦為迎

護「高陞」輪（英商船）運兵牙山，先行駛

抵牙山豐島附近，遭日艦發砲攻擊「廣乙」

受創觸礁，「濟遠」中彈逃逸，不久，「操

江」艦護航「高陞」輪到達。日艦拒絕該船

長以事先不知中、日兩國交戰消息而質詢理

論，發砲擊沉「高陞」，所載清軍官兵一千

餘人，殉難者逾七百，「操江」艦被俘。是

為日方不宣而戰之始。

七月廿一、二日唐紹儀（代理駐韓公使

）李鴻章先後電示葉志超，「倭寇最近有進

攻貴軍之危險，希佔內地據點，準備應戰」

葉志超、聶士成決定移成歡備戰防守。

七月廿七日，日大島旅團一部三千餘人

，砲八門，由漢城出發行軍三天，抵達成歡

外圍，廿九日午夜開始以兩翼包圍攻擊，聶

士成防守據點兼以逆襲，激戰至拂曉，日軍

砲火集中射擊，包圍漸漸緊縮，形勢頗為惡

劣，葉、聶決定迅即分成許多小隊，分途乘隙突圍向指定之山區轉移，是役清軍陣亡三百餘人。

清廷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陰曆七月初一下詔對日宣戰。

清軍增援部隊，為馬玉崑毅軍，左寶貴奉軍，衛汝貴淮軍豐伸阿盛軍，計約一萬四千人，野砲四門，山砲二十八門，機關砲六門於八月中、下旬陸續到達平壤。李鴻章令葉志超為全軍總統，並示各軍同心協力，守平壤，固後路，而後進軍。諸將因葉於成歡之役敗績，竟謊報勝利邀功，不值所為，殊不心服，故戰守機宜，惟互相磋商辦理，是故平壤清軍等於無統帥。諸將獲悉敵由漢城向平壤前進，遂集議商定，為摧毀來犯之敵，確保平壤之目的，馬玉崑所部毅軍四營，繞出城東大同江東岸、成犄角之勢，衛汝貴、豐伸阿兩軍十八營守城及城南江岸防衛，左寶貴之六營守城北山城堡之堅固據點。葉志超部防守成川，對元山方面警戒。

日本營於八月十四日以第三、第五師團編為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

日軍判斷進駐平壤之清軍約一萬三、四千人，估計正在中韓邊境之後續部隊約二萬人，尚須四、五十天之時間，方能到平壤，基於戰略目的，決以進入朝鮮之第五師團及混成第九旅團於八月三十一日開始乘清軍後續部隊未到達之前，攻略平壤，並迅速清除進入韓境之清軍。九月十五日為進攻日期，

攻擊部署如下：

一、混成第九旅團由漢城、平壤大道正面，指向平壤城東。

二、立見少將之朔寧支隊經遂安渡大同江上游指向城北牡丹台。

三、佐藤大佐之元山支隊，經成川、順安，由義州大道南旋指向城北。

四、師團主力，渡過大同江下游，由西指向平壤之西南。



在牡丹台與日軍激戰陣亡的左寶貴。

期以四面包圍，於兩天之內，一舉攻略平壤。混成第九旅團於九月十五日午夜發起行動，三時逼近平壤東正面，遭清軍強烈抵抗，清軍以火力與逆襲配合，激戰至上午十時，日軍傷亡頗多，攻勢一再頓挫，遂稍稍後撤，西南正面第五師團主力方面，由於清軍城堡火力瞰制，攻勢亦無進展，惟城北方面，因朔寧支隊、元山支隊，相繼到達預定地點，對城北據點牡丹台、乙密台堡壘幾度

猛攻陷之，左寶貴率部激戰於牡丹台陣亡，日軍進攻玄武門。平壤城東正面，混成第九旅團恢復攻勢。

午後四時葉志超急懸白旗乞止戰，是夜清軍全部向北撤退，為日軍截擊於隘路，死二千餘人，平壤遂陷。伊藤正德著日本軍閥興亡史所敘略有出入，大意謂十四、十五日葉志超兩次邀請諸將商討，判斷日大軍正由釜山、仁川、元山陸續登岸，必然先攻佔平壤並搗斷平壤、義州間交通連絡線，如固守平壤，實有被殲滅之虞，故主張向鴨綠江撤退，且以通知日軍，我方打開城門整隊撤退之方式行之，認為依萬國公法之規定，如此可保安全，最後一次商談多數贊成，惟左寶貴、馬玉崑堅決反對，左孤掌難鳴，氣憤已極，遂穿上欽賜黃馬褂率兵三百名出戰，不幸中砲彈重傷而亡。

是夜，葉志超率全軍舉白旗前導，開城門出城向北撤退，旋被迂迴包圍之日軍截擊，現場大亂，中彈及人馬踐踏死難者約二千餘人，被俘六百餘人（其時日軍輜重正缺輸力，必強逼俘虜充之）是役損失野砲四門，山砲廿五門，機關砲六門，砲彈九百餘發，步槍約一萬餘枝，槍彈五十六萬發，食米二千九百多擔及其他軍用物資金銀錢幣什物甚多。清軍倉促撤退，又限於輸力，無法隨軍行動之傷患病者仍留平壤城內，必遭殘暴之日軍殺害，據日方記載，平壤之役，日軍傷亡六百八十人。（未完待續）